天涯诗海

故乡的蝉鸣

（外一首）

■ 朱 凌

身居水泥钢筋的丛林
我依稀听到了故乡的蝉鸣

从你温润湿滑的啼鸣里
我知道昨夜的故乡
露重几许，此时
禾苗正在晨风里梳妆
爬满架的豇豆一长再长
攀过围墙的南瓜花
把家乡的小调唱成高腔

是你最强音的嘶鸣
泄露了故乡的烈日当空
此刻，父亲正在稻田里
分辨稻子和稗子
母亲正在菜地里
为好奇的朝天椒浇水
为缠绕的空心菜除草

在你渐次远去的长短声中
我想故乡已然夜深人静
那横七竖八摆放的凉床
奶奶摇个不停的蒲扇
那老掉了牙的童谣和故事
和着那抬不起眼睑的星星
一起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萤火虫

故乡的萤火虫
一只就能
带我走遍家乡的
每一座山脉
每一条河流
每一片田野
还有那心心念念的村庄
村庄里的那栋瓦房
瓦房下其乐融融的
温暖烟火

故乡的萤火虫
一只就能让我
想起爷爷慈祥的目光
想起奶奶冬日早起
点燃的温暖柴火
想起父亲肩扛星星
在田里辛勤地劳作
想起妈妈在油灯下
纳着千层底
绣着平安囊

故乡的萤火虫
一只就能让我
在纵横交错的路口
找准对的方向
在茫茫的大海上
分清东北西南
纵然再苦再累再迷茫
只要不懈努力，一往无前
终将星光闪闪，灿烂辉煌

北望南渡江

■ 王冲

见过云海霞光
流入海口，汇融南海
作别沿途挥洒的时光
一往不返的专注和倾情
把一种坚韧延伸成景致的仰望
把一类属性约定为海纳百川
流连岁月芳华
除却春寒夏凉
俯瞰你是一条活力的白色飘带
眺望你是一凝墨绿的铜色坚壁
没有海枯石烂
把过往记忆删除
江河是梦大海也是梦

百家笔会

『酒趣』独特的苏东坡

□ 李秀贤

我闭上双眼，想象一个酒量不大的人，“举杯徐引”而胸中“浩浩焉”“落落焉”的“酒趣”；我反复演习“举杯徐引”的动作和神态，既痴情又傻笑；我多次刻意地寻找胸中浩浩、落落的饮酒感觉，似曾相识，但有点附庸风雅。

近期，在我的生活圈子里，经常谈论的是苏东坡的“酒趣”。我一直认为，宋词是一坛酒，苏东坡酿着酒、喝着酒、吟着酒、醉着酒，然后故事多多，“酒趣”独特。

苏东坡用373个字写了《东坡酒经》，言简意赅，记述了他酿制黄酒的过程；他在《避暑录话》中记载了他在惠州时酿酒的一些趣事；他撰写《稚酒赋》，记录了潮州的酿酒古法：“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他发明了“真一酒”，原料十分简单，用米、麦、水即可，喝起来“三杯俨如侍君王”（苏东坡《真一酒歌》）。他为什么酿酒？一是自乐，二是与众同乐。他在《饮酒说》中说：“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意思是说，酒是给自己酿的，能符合自己的“审酒”取向就好，至于客人喜欢不喜欢，不关我的事。这好像有点耍赖，但其实是他胸有成竹。

苏东坡仰慕陶渊明的“酒隐”，经常“逢花对酒”“举杯邀明月”。他在《书渊明饮酒诗后》中，笑谈自己虽然酒量差，但并不妨碍尽得“酒趣”，写到“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宋神宗熙宁七年(1047年)十月，他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在艰难跋涉的旅途中写下了《沁园春·孤馆灯青》，词中说：“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表达了他从容不迫、饮酒作乐，悠闲度日的“酒隐”态度。他喜欢阮籍的豪饮，在《阮籍啸台在尉氏》中，他描写阮籍“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他学阮籍“吟啸”，是一个“吟啸”高手，但他没有学阮籍“醉昏”，因为宋朝盛世还能给予他一些展示自我的天地。

苏东坡吟啸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词在心里，酒在骨里。《苏东坡全集》中“酒”字一共出现过924次；他留给后人的三百余首词中，出现“酒”字80次。出现“酒”字的名篇，大多数都是他中晚年时，饱经沧桑后创作的作品。当然，他的早年作品也吟咏酒。我查阅一些他的早期作品，在三苏《南行集》中，他就写到“舟中无事，博弈饮酒”“蓬窗高枕雨如绳，恰似糟床压酒声”“只应滩头庙，赖此牛酒盈”“地炉火暖犹无奈，怪得山林酒价高”“春风吹酒熟，犹似汉江清”。因此可以说，他的“吟酒”情怀，伴随着他的一生。

苏东坡的酒量不佳，很容易就会喝得酩酊大醉。元丰年元年（1078年）九月九日，时任徐州太守的他，在彭城举办了黄楼诗会，他请来众多诗友齐聚一堂。诗会结束时，他已是半醉，但兴致不减，又随众人去黄茅岗游玩。当晚，他醉卧在黄茅岗的大石头上，写了著名的七句诗《登龙云山》：“醉中走上黄茅岗，满岗乱石如群羊。岗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清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他在黄州时的一个晚上，醉了又醒，醒了又醉，夜归临皋亭，敲门无人应答。他拄着拐杖伫立在紧闭的自家大门前，听着屋后江水奔流的声音，想着自己多舛的命运，有感而发写下了名篇《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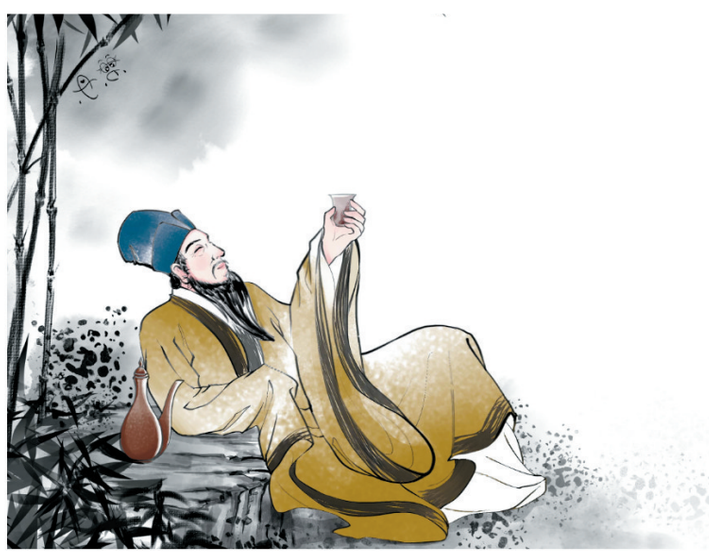
苏东坡并不嗜酒，酒对于他来说，是助兴、消遣、抒郁。这样的“爱好”，好像与其他古代的文人墨客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他的“酒趣”非常独特，独特到耐人寻味，值得考究一番。

我查阅《苏东坡全集》，他在《书〈东皋子传〉后》中说“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我闭上双眼，想象一个酒量不大的人，“举杯徐引”而胸中“浩浩焉”“落落焉”的“酒趣”；我反复演习“举杯徐引”的动作和神态，既痴情又傻笑；我多次刻意地寻找胸中浩浩、落落的饮酒感觉，似曾相识，但有点附庸风雅。

我认为，魏晋时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嗜酒如命，但只知豪饮，借酒放纵。“酒趣”有时真的不雅，没有苏东坡的“酒趣”雅致；“怪异”的酒仙刘伶，写了《酒德颂》，短短几十个字就表明一个意思：“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没有苏东坡的浩然情怀；对于刘邦得天下不屑一顾，叹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阮籍，以酒避祸，情到深处孤独痛哭，没有苏东坡的洒脱大度；我可以肯定地说，孔夫子在《论语》中说：“惟酒无量，不及乱”，显得非常的雅致和慎重，但没有苏东坡“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的自信；我觉得，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酒趣”豪迈到言不由衷，没有苏东坡的“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苏东坡《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更有真情实感；我还觉得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酒趣”好像有点矫情，没有苏东坡“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苏东坡《南歌子》）显得实在……

从《苏东坡全集》中，我还查阅到苏东坡晚年从惠州贬谪儋州的途中写的《浊醪有妙理赋》。此赋的标题借用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里的句子“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意思是说，酒的妙处就是可以让人忘却世间的名利得失。这首律赋中还写道：“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这是他借酒言道，通过独特的“酒趣”境界，表现自己旷达酣适的人生态度。

我想，这样的“酒趣”境界，只有苏东坡才能达到。



乡土词典

（二章）

□ 秋石

古桥

缘水而建，一座古桥兀立于野水之上。

岁月的凿刀在桥体上刻满印痕，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墨绿的藤蔓从侧翼爬上去，那是古桥茂密的胡须。

桥下是一股清冽之水，经年川流不息，时有“啪哒，啪哒”的捣衣声，把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捣碎。

桥与村庄襟连，桥是村庄的脐带，村庄是桥的母体。有桥的村庄是古老深奥的，那是时光的通道……

那一年，一个草色遥看的早春，先祖身着褡裢从古桥上走过，心怀忐忑，一脚踏上了商帮古道。

那一年，一个薄雾袅袅的早晨，父亲牵一头黄牛、肩着犁耙，哼着民谣。从古桥上走过的时候，一脚踩上湿润的泥土。

那一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背着行囊、依依不舍，走过了古桥，走出了村庄，一路伴着异乡的方言，一步一回头。

土坯

属土的命，注定属于田野、村庄和乡土。

在旷野上诞生，是泥土的一次脱胎换骨。

被翻垦的黄土，在太阳下暴晒，晒出泥土的本色。掺入水、草茎。水和土，充分地渗透。一条犍牛随着父亲陀螺似的旋转，粗大的蹄踩出熟稔的泥土。

父亲瞅一瞅白花花的太阳，抓一把柔软而湿漉漉的泥土。“可以脱模了！”父亲自言自语，吐一口唾沫，并迅速挽起衣袖。

木制的坯模摆得端端正正，一坨泥土“啪”一声砸进模中，压实妥当，父亲健硕的胳膊一抹黄泥，一块土坯脱颖而出。

父亲点燃一支烟，眯缝着眼睛，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丘壑纵横的脸上，浮出得意的微笑。

旷野上，这一排排的土坯，就是父亲心中的方块字，父亲用它垒房子、灶台、猪圈和鸡埘。

土坯房落成那天，摆了三桌酒席，鞭炮齐鸣。父亲敬酒敬烟，俨然天下最幸福的人。

灶台落成那天，母亲点了三炷香。灶王爷在那猫着呢，母亲祈祷着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猪圈和鸡埘落成那天，我披着猩红的斜阳，背回一篮饲草，我要做一回牲口之王。

转眼，光阴从瓦楞上悄然滑落，土坯上覆满苔藓，一年又一年的雨水，让曾经筑庐而居的土坯沦为废墟。

摇摇欲坠的土坯，在似曾相识的村庄坚守最后一片乡土。

土坯，父亲的方块字，余温犹存，我用它书写关于故乡的记忆。

万家灯火

清 简

□ 耿艳菊

去小市场的裁缝店修改裙子，小雨轻轻缓缓下着，路边有几位老人还在卖菜。他们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菜很家常，黄瓜、西红柿、小葱、豆角、香菜、玉米……卖相不是很好，但都是踏踏实实种出来的，像走进了小时候家乡的菜园子。尤其看到他们黝黑的沧桑的面庞，立即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和妥帖感。

把裙子丢在裁缝店，撑着伞去买老人们的家常菜。转眼间，手里就拎了一兜沉甸甸的温暖：几根黄瓜，几个西红柿，一把香菜，几根玉米。再往前走，惊讶了，竟还有野菜，一大袋子，青盈盈，水嫩嫩，在老妇人的三轮车上。那是小时候家乡田边地头长的马齿苋，我们叫蚂蚁菜。

卖菜的老妇人亲切地看着我，我问她怎么不打伞，她答有伞有雨衣都在车上备着呢。然后转身拿袋子只顾忙活着给我装蚂蚁菜，不管雨的事。她给我装了一大兜，只收了五元钱。她说，满菜园都是，多给你些，不值啥的。我笑，又劝她穿上雨衣。她哈哈笑了，自豪地说，没事没事，老婆子皮实着哩。

这些卖菜的老人看起来像是在艰难辛苦地活着，其实并非如此。他们不完全是在讨生活，而是乐在其中。他们在郊区，自家有院子，有菜园，有田地，用不着为生活发愁，物质上又没有大的要求和欲望。然而他们一辈子清简勤勉惯了，园子里种些菜，权当是个寄托。人闲事多，可以摒弃那些缠人的烦心事。

我喜欢和这些卖菜的老人聊天打交道，他们乐呵呵的，眼里似乎只有自己的蔬菜，亦豪迈，亦珍视。他们简单清新的生活态度像一道明媚的光，照在人心里，有柔美平和的力量。很多不必要的纷纷扰扰烟消云散，那一刻，心如明镜，简简单单地欢喜着，也说不出为什么。

小市场离我家不近，要过两条马路，一个红绿灯，可只要有空闲，我宁愿走很远来这边买老人们的家常蔬菜。这些蔬菜虽然看起来不硕大丰美，但亲切实在，吃起来味道纯正。

慢煮一小锅粥，清炒两个家常菜，再配一盘馒头，这是一家人都极喜欢的饭食。每每从外面吃饭回来，总要后悔半天，越发觉得家常饭菜最好，不但清简，而且温柔和气，贴合肠胃。

清简的素食让身体舒畅安宁，清简的生活态度让心灵清净爽朗。

断舍离的生活理念深得人心，清空环境，清空杂念，让自己有一个洁净清简的所在，有一个洁净清简的灵魂，吃简单干净的食物，过简单规律的生活。像清晨的空气一样，清清爽爽，散散淡淡，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内心里荡漾着欢喜。

闲庭信步

夏夜音乐会

□ 白卫民

当最后一抹晚霞在天边渐渐隐去，夜幕悄然降临，夏夜，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即将开场。

我看见，深邃的夜空，宛如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繁星点点闪烁其中，熠熠生辉。月亮宛如优雅的仙子，轻轻拉起夜色的帷帐，在田野上为这场音乐会搭起了神秘而迷人的背景。夜空下，远山的轮廓在月色中若隐若现，像是沉睡的巨人。

夏夜，一场音乐会已经开场。萤火虫们宛如闪烁的精灵，簇拥成团，它们提着那微弱而充满希望的小灯笼，把田野的舞台照亮。那点点荧光，让整个舞台都变得如梦如幻。田野里，玉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细微的拔节声响。

蟋蟀伏地匍匐前进，率先亮相。它那小巧的身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灵动的触须轻轻摆动，仿佛在感受着大地的脉动。它的双腿灵活跃动，在大地拨动着欢快的琴弦，那悠扬的旋律在夜空欢畅地流淌。

不远处的池塘中，荷叶挨挨挤挤，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荷花在月色下显得更加娇羞，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欣然怒放，散发出阵阵清香。蛙鸣此起彼伏，它们鼓起腮帮子，纵情高唱，那声音或清脆，或浑厚，交织成一片热闹非凡的乐章，犹如一场激荡的交响乐曲。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仿佛是被这激昂的歌声所震撼。

蝉，站立在树梢之上，激情满腔。它用那高亢的嗓音，唱响对夏夜的热爱。那声音嘹响，在旷野中自由地徜徉，似乎要将整个世界都唤醒。每一次急促鸣叫，就是对燥热的呐喊，也是内心深处情感的宣泄，让人们感受到夏日的热烈与奔放。

夏虫们你追我赶，轮番登场。时而独唱，时而合奏，它们用各自独特的方式，为这场音乐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的低吟浅唱，有的引吭高歌，没有身份贵贱之分，共同演绎着生命里最美的旋律。

微风轻轻拂过，带来阵阵清凉。树叶沙沙作响，也在为这场音乐会热烈鼓掌。月光如水，洒在大地上，为这一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银纱。而那阵阵虫鸣声响，依然在夜空上飘荡，飘进了人们熟睡的梦乡。

深夜的村庄里，疲惫的庄稼汉发出了如雷的鼾响。此时，那鼾声，早已穿过窗棂，飞到这场音乐会现场，成为今晚最豪迈的声响，在这夏夜的空中飘荡。

亲情家事

一锅苦瓠子面

□ 明伟方

在那个遥远的夏天，阳光如火焰般炙烤着大地，万物都显得无精打采。那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日子，一个充满好奇和活力的年纪。那个暑假，我家的“双抢”季节，一家人从早到晚都在田里忙碌，为了那微薄的收成，为了生活。

那天傍晚，夕阳西下。我站在家门口，望着远处田间家人疲惫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愿望：我要为家人做一顿晚餐，给他们一个惊喜，让他们回家就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我决定下面条，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最简单也是最能填饱肚子的食物。

我走进菜园，由于长时间的干旱，园里已没有什么菜了。但在一片翠绿的瓜藤中，我还是发现了一条长势喜人的瓠子。它绿油油的皮，饱满的果实，仿佛在向我招手。我想起母亲曾给我们做过的瓠子面，那美味让我至今难忘。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摘下瓠子，像对待宝贝一样。

回到厨房，我开始了我的烹饪之旅。我刨去瓠子的皮，露出里面白嫩的肉。我切成细丝，仿佛在创作一件艺术品。我将面条和瓠子一起下锅，看着它们在沸水中翻腾，心中充满了期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终于等到了面条煮熟的那一刻。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汤，却没想到，这竟是我人生中最苦涩的一刻。那苦味如同一把利刃，直刺我的喉咙，让我瞬间明白了什么叫作失望。

家人陆续回来了，看到我主动做饭，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三哥第一个去盛面，他满怀期待地尝了一口，却立刻皱起了眉头，苦涩的表情让我心如刀绞。母亲尝了一口面汤，立刻明白了原因，她轻轻地说：“是苦瓠子。”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面条、油盐在那个年代都是奢侈品，我竟然因为一时大意，浪费了这么多。母亲舍不得泼掉这一锅苦瓠子面，她带头一口口地吃着，尽管每一口都让她皱眉。父亲、哥哥、姐姐也默默地吃着，他们没有责备我，但那苦涩的味道却让我更加难受。

那顿晚餐，我们吃得异常沉默。我看着家人强忍苦涩的样子，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自责和愧疚。我想，我一定要学会做饭，再也不要让家人吃这样的苦。

时光荏苒，4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贫穷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我从未忘记那一锅苦瓠子面。

如今，我已是一名烹饪高手，每当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我做的美食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天的傍晚，那个让我懂得珍惜和感恩的时刻。那一锅苦瓠子面，虽然苦涩，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